



孙毅◎著

Half Black
Half White

半黑半白

四个女人扮演着改变命运的人，助力仕途的人，

寻欢作乐的人，推向深渊的人。

四个女人演绎着善与恶、是与非、情与法和罪与罚的故事……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孙毅 ◎ 著

Half Black Half White

半黑半白

四个女人扮演着改变命运的人，
助力仕途的人，
寻欢作乐的人，推向深渊的人。
四个女人演绎着善与恶、
是与非、情与法和罪与罚的故事……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引 子

王九这一生共有过四个女人,这四个女人分别给了他不同的命运。第一个女人是王九的初恋,她美丽善良,侠骨柔肠,善解人意。她对王九有过恩有过义,更有过生死不渝的爱情。没有这个女人,王九也许至今还生活在穷山沟里,就像他的爹一样,一生都是一个土头巴脑的农民。是这个女人改变了他的命运,帮他走出了穷山沟儿,把他送进城里并上了大学,让王九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。王九对这个女人的记忆和怀念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。虽然当初他和她分手颇有些无奈,但总归是他对不起她。因此直到如今王九的心里还埋藏着一份深深的自责和内疚。当他走上仕途后,当他春风得意时,他就不断地寻找她,想对她做一些补偿,但她却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,不知身在何处。王九曾为此懊恼过,怅惘过,他不知道自己今生今世还能否再见到她!

第二个女人对王九一生的影响可以说丝毫不亚于第一个女人,如果没有这个女人,王九即使念完了大学也一样要回到山沟里去,虽说不会再当农民,但充其量也只能担任一个乡镇的司法助理,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终其一生。是这个女人把本该回乡的王九留在了城里,让他进了法院,当了法官,帮助王九走上了仕途。也是这个女人,使王九日后一帆风顺地当上了法院的院长,使王九成为执掌生杀大权、声势显赫的头面人物。还是这个女人给了王九一个温馨而富裕的家,并给王九生了一男一女。同样是这个女人在给王九幸运和幸福的同时,也给王九的一生埋下了罪恶的种子,把王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,让她和王九一同经营起来的家毁于一旦,最后弄得身败名裂,或疯或死或客走他乡。

第三个女人对王九的命运和影响是四个女人中最小的,但这个女人是王九大富大贵后的开心果。这个女人长得既漂亮又风骚,温柔似水,身白如雪,肤细如脂,她的身体是王九身心疲惫时停泊休憩的港湾,也是王九欲火旺盛时寻求欢乐的温柔乡,虽然她对王九一生命运的影响并不大,但却给过王九难以言传的快乐和安慰,是王九身体和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第四个女人是王九所有女人中年龄最小的,与王九在一起的时间也最短,她是一个芳龄不过二十岁的小女人,与王九也只有过短暂的几次肌肤之亲,但正是这个小女人亲手毁掉了王九的一生,把王九送上了不归路,推上了断头台,王九最悔恨的就是他遇到了这个小女人。

王九的发迹和衰落都与这四个女人息息相关,正所谓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。

亲爱的读者,您千万不要误会,以为本篇写的全是王九与女人的故事。其实本篇主要叙述的还是善与恶、是与非、情与法和罪与罚的故事。……

第一章

王九的家住在花园别墅小区里。

花园别墅小区掩映在一片榆树林中。小区的前面有一条河叫黑水河，黑水河市就是因此河而得名。黑水河沉沉地穿过密林，穿过别墅小区向东流去。

王九的家是花园别墅小区的 A27 栋。这是一栋开间十二米，进深十三米，单层近一百六十平米的二层独栋别墅，加上半地下室共三层，大约四百八十平方米，是一座非常气派也非常讲究的小楼，外墙贴着绛紫色的小瓷砖，既庄重又豪华。小楼前边有一个小院，院里绿草茵茵，院中央种着两棵海棠树，海棠是木本植物，夏天开白花，秋天结红果。如今那花早已开过，树上已挂满了海棠果，红艳艳的像一颗颗红宝石。有几只蝴蝶在绿草地上翩翩起舞。

王九家的客厅极为讲究。宽大的客厅里摆放了一圈价格不菲的意大利真皮沙发。墙角上置放着两个十分珍贵的黄花梨红木花架，上边置放着更加名贵的三阳开泰瓷，最醒目也是让王九最心仪的还是一副当今名士赠给他的一副对联。对联悬挂在客厅的正中央，写的是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右面题款为“癸亥年遵王九同志嘱书潘鹤寿”。潘鹤寿是著名书法家，这副对联市场价至少值个几十万。但王九最感兴趣的不是这副字的市场价格，而是它深刻的思想内涵，他把它作为座右铭。

早晨五点多钟，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，王九在二层楼上的主卧室里仍然酣睡着，晨曦的光线已经透进别墅的窗帘洒到屋里。王九又一次进入了梦乡。在梦乡中他奔跑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，跑着跑着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异样，好似在迅速地膨胀，之后又迅速地萎缩、变小，再之后竟两手匍匐在地上，他惊奇地发现他的两只胳膊突然变成了两条狼腿，一下长出许多黄色的绒毛，他的两只手也搭在地上变成了狼爪。他“哇”的大叫一声，声如狼嚎，他已彻头彻尾地变成了草原上的一只狼……这时一片乌云滚来，越滚越近，越滚越厚，天地变得一片混沌。天空是黑暗的，大地也是黑暗的。突然，它发现在黑暗中有一团亮光在移动，似乎有一个人向它走来，越走越近……那人走到它跟前对它大笑三声，然后喝道：“畜牲，你这害人的东西，如今还想逃么？”它刚想分辩，却见那人把手一扬，一个闪着光亮的圆圈向它头上飞来，它本能地一跳想躲开，那个圆圈却飞过它的头颅直套在它的脖颈上，越勒越紧，直勒得它喘不过气来。

……

“救命！”王九在床上挣扎着，喊叫着。

此时，王九的妻子郎芬正一只手搂着王九的脖子睡得正香，听见王九喊“救命”，她激灵一下醒了，坐起来，她知道他又在做噩梦，便推他“醒醒，醒醒”。

王九醒了，此时他已大汗淋漓，脸也憋得紫青，像猪肝似的。他坐起来，两眼傻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发愣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王九叹了一口气，“做了个梦。”王九没有告诉妻子做的是个什么梦，但是他奇怪得很，每次做完梦，醒来时也就全都忘了，所谓白日梦不就是记不住的梦么？可刚才的梦现在仍让他记忆清晰，犹在梦中，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？自己怎么会变成一只狼呢？而且是让猎人套住了颈子的一只狼？他有点郁闷。

“老王，你洗洗吧，我去做饭，一会儿就好。”妻子郎芬已经洗漱完了，她从盥洗间里走出来，鬓角上湿漉漉的。她一边往脸上搽着护肤霜一边说。王九看见她的鼻头粉红粉红的，十分耀眼。

盥洗间就在卧室里，王九起床进了盥洗间。王九家的盥洗间非常地豪华。墙面、地面都是高档瓷砖，上面的花纹是一些欧洲名画。洁具也是高档的，是最现代化的，解完大手之后不用自己擦屁股，洁具内自会有一股水流射向肛门，把肛门冲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又有一股热气喷射过来将屁股烘干。王九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就想起了小时候的苦难，那时候别说这个高级的卫生间了，那时连一张擦屁股纸都买不起，从来都是在解完手后顺便在地上找个小棍或土块顺着屁沟儿蹭一蹭，想起这些事，王九就笑了笑，很像是自嘲。

王九在盥洗间洗漱过了，觉得还有一会儿时间，便在床头柜前顺手拿过一张报纸浏览。

大约二十分钟后，郎芬从餐厅里打电话给王九，“下来吃饭吧。”

王九下了楼进入餐厅，儿子旦旦已经坐在餐桌前正狼吞虎咽地吃着。郎芬在他的座位前摆上一份煎鸡蛋，一杯热牛奶，一盘面包，一瓶果酱。王九坐好后，先拿了一片面包，用西餐刀子挖了一坨果酱，抹在面包片上，然后又压上一层面包片开始大嚼起来。不一会儿他吃完了这些东西就要起身，却被郎芬喝住：“等等，海参还没吃呢？”

海参是郎芬为了给丈夫保养身体而特意炖的，每天她都要为此熬上差不多一个钟头。她端过来一只已经炖好的海参送到王九面前。王九看着碗里那只被炖得肉嘟嘟黑乎乎刺哄哄的海参就没胃口，“郎芬，这东西以后就别弄了，都吃了几年了，一见这东西就够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！”郎芬说。“药补不如食补，对身体有益就是难吃也得吃。”

王九从来拗不过妻子，只得皱着眉头把那只海参一口一口吃进了肚里。

“桃子快一个月没回家了吧？”王九不知是问妻子还是问儿子。桃子是他的女儿，是旦旦的妹妹，桃子比旦旦小三岁。

郎芬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，她不大关心女儿。

“爸，周六我去接妹妹回家。”旦旦说。

七点半，接王九上班的皇冠小轿车适时地停在了门口，王九提起文件包走到院外。

八月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天空中飘来淡淡的雨云，不一会儿，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。

皇冠小轿车驶出花园别墅小区，沿着黑水河沿岸的柏油路向市中心驶去。

一路上雨水洒落在路两边的树冠上敲打着枝叶发出叭叭的声响。小轿车拐过黑水路驶向惠民路。惠民路是一条小路，并不太宽，但路两边树木高大而浓密，旁逸斜出的枝枝杈杈伸到路中间，几乎盖住了整条路的路面。雨渐渐大起来，车窗上的雨刷不停地摆来摆去，刷刷地擦着雨水，可是刚擦过去雨水又不断流下来，一次又一次地覆盖了车窗。窗外雾雨濛濛，视野已经很模糊，司机只好把车速从八十迈降到四十迈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四十迈的速度依然很快。王九望着车窗外雾雨濛濛，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梦中的景象，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，我怎么会梦见自己变成狼呢？而且还是一只被人套住了脖颈的狼？王九闭上了眼睛，在心里仔细搜索着梦中的情景，思索着这梦是不是预示着什么？

从天空中落下的雨水落在地上后使柏油路变得又硬又滑，司机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目视着前方。突然，一个人打着雨伞慌慌张张地从路旁横穿过来，小车来不及躲闪，司机只得狠踩刹车，“吱嘎”一声小车猛然停住。王九的身体随着车的惯性猛地向倾去，头撞在挡风玻璃上，他愠怒地刚要责备司机小丛，却看见一个女人趴在车头上，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可能出了车祸，那女人打的那把雨伞落在地中央，任雨珠啪啪地敲打着。

“你找死哇！”司机摇下车窗，伸出头去高声叫骂，雨滴很快打湿他的头发，他忙又把头缩回车里。

女人并未受伤，她惊慌地从车盖上抬起头来，惊恐地看着车里的人，当她的目光与王九的目光相对时，霎时像定格在那里一样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王九，那是一种异样的表情：惊恐、意外、慌张。

王九此时心里也“咯噔”一下，天哪！怎么会是她？那双他最熟悉不过的眼睛，最熟悉不过的面孔。她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城市里呢？

那女人的视线很快从王九的脸上掠过，匆忙从路中央拾起雨伞飞快地越过马路消失在濛濛细雨中。

王九目视着那女人的去向，心咚咚地跳个不停。真的是她吗？如果真的是她，那可是一个他此生唯一深爱的女人，更是一个他此生愧对于她，使他的良心一直都备受煎熬的女人。

她失踪了二十多年，他也寻找了她二十多年，但她始终杳无音讯，今天她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

王九不顾一切地打开车门，跳下车去，他穿过树丛飞奔着去追那女人，可是那

个女人也跑得飞快，只见那女人飞快地跑进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便不见了踪影。

王九站在濛濛的细雨中心里一片惆怅。

“院长、院长！”司机小丛摇下车窗探出半个头喊他。

王九返回车边时浑身已经湿透，像个落汤鸡，“回家”，他说。

“回家？”司机机械地重复了一句，但他的语调是上扬的。显然是在问：“是要回家吗？”

王九：“回家。”他得回去换衣服。

小轿车在大柏油路上趑了个弯往回开。一路上王九虽然不语，但他的心早已飞到那个女人身上去了。

“怎么才能找到她呢？”他想。

第二章

下午五点钟,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,区法院民三庭庭长贝德铭收起卷宗准备回家,突然手机响起来,他接通了对方的电话。

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,“是我,世才。你下班后马上到夜巴黎洗浴中心来,咱们轻松轻松,听说今晚上又来一拨唱二人转的,挺逗的,完了我有个事要和你合计。”

打电话的人叫郎世才,是黑水河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,和贝德铭是战友。贝德铭今年四十五六岁,中等身材,长着倭瓜似的一张胖脸,两只小眼睛总是笑咪咪的,他是个不笑不说话的人。

下了班,贝庭长开着自己的奥迪 A6 一溜烟地来到夜巴黎洗浴中心,那是市内比较豪华、规模也比较大的洗浴场,三层楼,有四千多平方米,位于市西郊一条僻静的小路上。

贝庭长到了夜巴黎大门前,把车泊到一个车位上。他下车的时候看见了郎世才的白色的奥迪 A6,知道郎世才已经在大厅里等他了。

郎世才和贝德铭是一九七八年入伍的战友,一起在青藏雪域高原上当了三年兵,一起转业,一起回到黑水河市黑水河区,郎世才进了区检察院,贝庭长进了区法院,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,郎世才已当上了反贪局的局长,是副处级,而贝庭长才熬上个庭长,是副科级。

贝庭长进了屋,见郎世才正坐在一边的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等他。他的身边坐着一个女人,郎世才见贝庭长走进来,立即站起身招呼贝庭长:“德铭”,然后走到吧台面对前台服务员说:“两份。”

贝庭长回头望望那女人,那女人仍坐在沙发上,并未有站起来的意思,只是冲他狐眉笑眼地笑笑。

吧台小姐把两条卷成一卷的毛巾扔给郎世才,毛巾上套着存衣服柜的钥匙。

走进夜巴黎洗浴大厅,才真正领略到这家洗浴场的豪华和气势,墙体都是极豪华的高级大瓷砖铺设的,每格喷水头的间隔墙的墙头上都蹲着烫金的蹲狮,抬眼望去,金碧辉煌。因为刚刚下班,屋里洗澡的人并不太多。郎世才和贝庭长先到水龙头前冲了一会儿身子,然后走进桑拿房里蒸。桑拿房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五六十度,炙热的气浪灼得人皮肤有点痛,不一会儿,汗全部涌出体外,然后俩人就去搓澡间搓了澡。

“走,咱们到二楼演艺大厅去,一边吃一边看看节目。”搓过澡后,郎世才又招

呼着贝德铭上了二楼。

二楼演艺大厅约有四五百平方米，一进门就是琳琅满目的自助餐菜肴。凡是洗澡的人都是免费就餐的，大约有百十来种菜肴，还有各种甜品、水果和主食。当然酒水需要另花钱。演节目的地方在大厅中央，大厅中有一个小舞台，舞台前边有一室内人造小溪，流水潺潺。舞台的背景墙上绘着一个半裸身体的美女歌手，握着麦克风正在吼唱。下边是水浪似的一行美术字：炫彩激情夜，夜夜舞歌笙。

郎世才和贝庭长找了一个离舞台较近的地方坐下，两把藤椅前有一茶几。两个人在自助餐架上各取了喜欢吃的食品，无非是盐水虾、大闸蟹、酱牛肉、凤爪之类。俩人刚刚坐定，服务小姐就扭着屁股过来了。

“郎哥、贝哥，还是青岛纯生？”服务员不但和他们熟悉而且知道他们喜欢喝什么牌子的啤酒。

郎世才笑着点点头。

小姐吆喝一声：“四听青岛纯生，冰镇的。”

贝庭长拍了拍小姐的屁股呵呵笑着说：“宝贝，两天不见，更迷人了。”服务小姐扭了一下屁股躲开贝德铭，笑嘻嘻地，“贝哥，上边的小姐你还没摸够，在这也不老实。”

郎世才笑道：“贝哥喜欢你，做梦都小红小红地叫呢！”

服务小姐努了一下嘴，招呼别人去了。

俩人一边喝酒一边说话，很快就到了八点钟，节目开始了。在这里演出的节目都很粗俗。首先登台的叫张二歪，是这里红极一时的笑星。张二歪的搭档叫肥肥。两个人先说了一段荤话，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的。待大家的情绪被全部调动起来后，肥肥说：“二歪，咱们还是唱一段吧，咱俩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《小拜年》好不好？”张二歪说：“咱俩唱？行！不过可得说清楚，你要跟我唱你就是我媳妇。”肥肥说：“放你妈的屁！我要跟你爹唱，我就是你妈呗。”张二歪说：“你要是我妈，那谁是我爹呀？”肥肥说：“你爹不都在下边坐着呢吗？你喊两声，答应的是你爹。”张二歪就冲下边喊：“爹呀！”下边就一片应答声：“唉！”张二歪说：“我咋这么多爹呢？”肥肥说：“爹多还不好吗？”张二歪说：“我倒没什么，可你受得了吗？”肥肥说：“去你妈个巴子的。你管我受得了受不了。得了，咱俩也别贫了，这就唱。”说罢唱道：“正月里来是新年呀，老的给小的拜年呀！”张二歪说：“你唱错了，不是老的给小的拜年。”肥肥说：“可不是唱错了。”就又唱：“小的给老的拜年呀……”

下边听客听惯了这段二人转小帽。就乱嚷嚷地喊起来：“哎，台上的，来段荤的听听。”

肥肥就停了唱，对张二歪说：“儿子，你爹他们要听荤的。”张二歪说：“这样吧，我说一个段子，是比男人女人的。谈不上荤，可和在座的各位都有些联系。”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我先讲讲女人各年龄段，都用球来比喻。说：女人二十岁的时候是足球，球场上几十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都抢它，都想射门，想是想，真要进球可不容

易，守门员不让进！女人三十的时候就是篮球了，抢球的人少了，可命中率高，再说篮筐也大，进球容易，抓住球就能灌篮。女人四十的时候，是乒乓球，俩人打来打去，一会儿你打到我这边，一会儿我打到你那边，可以说两头不靠。女人五十岁的时候就是高尔夫球了，一球棍不知打哪去了。”

台下听众有个女的就叫：“放你娘的屁，你咋不讲讲男的？”

张二歪也不恼，陪着笑说：“那我就讲讲男的，都用电器作比喻。说：男的二十岁的时候是正大。三十岁的时候是日立。四十岁的时候是奔腾。五十岁的时候是微软。六十岁的时候是松下，七十岁的时候是联想，八九十岁就他妈的‘死鸡’（死机）了”。

台下男男女女们狂笑不止。

贝德铭有滋有味地听着荤段子，郎世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：“算了吧，老听这个有啥意思？走，咱们上去开个房间，把事和你谈谈，之后咱们乐乐。”

两个人就上了三楼，三楼全是同宾馆一样的包间。

郎世才与贝庭长进了一个包间，未等坐定，郎世才就说：“又有一桩买卖。”

“什么买卖？”贝庭长听郎世才说又有一桩买卖就知道是又有人求他办案子，兴奋神经一下亢奋起来。对于他来说办案子其实与做买卖并无多大区别，每办成一件，按标的额的大小和关系远近总要有些进项，少的三五千，大的三五万也许更多。与做买卖不同的是，买卖人可能有蚀本的时候，而他们则不会，他们的本钱是国家的公权力，他们个人从来不会亏本的。

“是一个拆迁回迁纠纷案。原告叫朱茹。”郎世才说。

贝庭长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世才，你也不是办一回两回了，怎么越来越糊涂？为什么不在起诉前说？现在可难办了。”

郎世才问：“咋难办了？”

贝庭长说：“起诉前咱们先合计一下，把案子分给一个咱们能说上话的人，那时还不是想咋判就咋判？如今这案子已分下去了，到了老耿手里，我可是啥办法也没有了。”

贝庭长说的老耿，名字叫耿直。此人的性格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办事从来不打弯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颠倒黑白的事从不肯干。郎世才不止一次听他姐夫讲过此人，老耿是最不好说话的。

“那咋办？”郎世才问。

“这个忙非帮不可吗？”

“当然”。

贝庭长笑了笑：“可是刚才在一楼的那个娘们儿？”

郎世才笑笑算是承认。

贝庭长又诡笑了一下：“你小子想泡女人泡谁不好，那么大岁数你也骚情？没听刚才唱二人转的说吗？那女的怕已是高尔夫球了吧？”

郎世才说：“别扯淡，我能和她骚情？她都快赶上我小妈了。她是城管队秦绶介绍来的，秦绶也是咱们的战友，他本想通过我和我姐夫打个招呼把事办了，你知道我，不是万不得已，这点小案子我从不找我姐夫，还是咱们合计着办，办成了，人家给五万，咱俩老规矩，二一添作五，怎么样？那女的在楼下等着听信呢，今天咱俩的浴资她买单。”

贝庭长抽出一支烟来吸着吐出一个烟圈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先叫那女的明天直接去找耿直，我一会儿把老耿家的地址告诉她。让她送钱给老耿，老耿要是接了，就成了，要是拒绝，谁说也没用，他不听我的，恐怕你姐夫也未必说得了他。”

郎世才说：“这不是把到手的一笔好买卖推出去了吗？你怕钱咬手？”

贝庭长：“谁怕钱咬手？可是我的确弄不了老耿。”

郎世才问：“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？”

贝庭长徐徐吐了一口烟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除非找你姐夫，或许有点办法。”

郎世才说：“你不是把话又兜回来了？我要能找我姐夫还同你合计个屁？”郎世才有点愠色。

贝庭长说：“你别急嘛，你让你姐夫说说看，如果你姐夫也说不动老耿，就只有一个辄了。”

郎世才瞪大了眼睛，“还有什么辄？”

贝庭长故弄玄虚：“釜底抽薪。”

郎世才：“你别老转弯抹角故弄玄虚好不好？直说得了，什么法子？”

贝庭长说：“把卷从老耿手里拿出来，再分给别人。”

郎世才问：“这怎么可能，没有特殊情况根本不容许。”

贝庭长狡黠地笑笑：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你姐夫最精于此道，去找他吧。这笔买卖咱俩是做不成了。”

这时，包间的门咚咚地响了几下。

“进来！”贝庭长说。

两个漂亮的小姐走进来，看样子只有十七八岁，他们直扑向郎世才和贝庭长，嗲声嗲气地叫着“郎哥、贝哥”，然后分别偎在他们两个男人身上。

“买卖”没有说成，郎世才心里有点不快，想撤，说：“得了，今天别玩了，我现在就去我姐家。”

贝庭长早已把那个小姐搂在怀里，摸着小姐舍不得撒手，就说：“忙什么，又不是什么着急的大案子，乐完了再说。”

郎世才这才又坐到床上，那个小姐见机马上拱进郎世才的怀里……

第三章

王九家的电话叮铃铃地响起来，坐在旁边沙发上正看电视的郎芬不紧不忙地走过去操起电话，问：“你好，是哪位？”

话筒里传来郎世才的声音：“姐，是我，世才。”

“噢，是世才呀！这么晚了打电话，有事吗？”

“有事。我姐夫在家吗？”

“还没回来呢，今晚有点应酬。”

“啥时候回来？”

“估计快了，不是什么重要客人，吃完饭就能回来。”

那边郎世才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姐夫不在家也好，我这就过去，先和你说说。”

夜晚，天空中星光灿烂，月色如银，大地几乎如同白昼。郎世才驾着车不一会儿就进了花园别墅小区，来到了他姐姐郎芬的家里。

郎芬一边给弟弟郎世才泡茶，一边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郎世才就说了过程，并且如实告诉姐姐人家给五万元的事。“姐，这五万元给你三万，我只留两万。”郎世才从文件包里取出三个信封放到茶几下边的格板上。

郎芬责怪上了弟弟：“你说你，都当了反贪局长了，这点钱也值得你跑东跑西？”嘴上如此说，可她的眼角却瞟着那三万元钱，红鼻头又闪闪发亮。

郎世才说：“那不是冲着老战友秦绥的面子嘛！”

“舅舅”，旦旦原来在客厅旁边的屋里，听见郎世才和妈妈谈案子的事，便走出来问：“舅舅，那官司弄赢了能让那人赚多少？”

“百十来万吧。”

“舅舅，你是不是要得少了点，才五万。”

“别胡说。”郎芬教训儿子一句。

旦旦伸了一下舌头又向郎世才做个鬼脸，“舅，我上楼去了啊！”说罢已踏上了去二楼的楼梯。

院子里传来小汽车停车的声音，接着门锁转动了。王九回来了。

郎世才见王九进了屋站起来算是礼节，“姐夫，回来了？”

王九：“啊，世才，你坐，你坐。”

郎世才就又坐下。

郎芬说：“世才找你有点事。”

王九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郎世才又把刚才和姐姐说的案子的事又向王九复述了一遍，但他只字未提钱的事，他知道姐夫最反感他说钱。

王九听完郎世才的话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郎世才也闹不明白，都是一家人，姐夫怎么会把自己包裹得那么严？

郎世才走后，王九对妻子说：“郎芬，你也劝劝世才，别把钱看得太重，悠着点，弄得影响大了，不好收场。”

王九的话表面上是让妻子劝小舅子，实则也是点给妻子听。王九心里明白，妻子郎芬干上这“买卖”比小舅子郎世才还要早上几年，其实王九早就看见茶几下边有三个信封，他明白那里边是什么。这个贪心的女人啊！

前天晚上，朱茹拿着郎世才给他的耿直家的地址，坐着出租车找到了惠民路柳北巷三十七号院。这个院原是一家毛纺织厂的宿舍楼家属院。耿直的爱人梅颖原是毛纺织厂女工，九十年代初，企业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，在改革中，这家国有毛纺厂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原厂长。从此梅颖就下了岗。但早年间分给她的住房已按房改政策卖给了她个人，所以她和丈夫耿直一直住在这里。

梅颖对丈夫的心理是很复杂的，她很敬佩丈夫的为人耿直，可又不满丈夫的迂腐木讷。看人家别的法官比他资历老的有，比他资历浅的也有，早都住上高楼大厦或别墅了，只有他们至今还住在八十年代兴建的面积只有五十五平米的小房里。

这天，梅颖的一个姐妹搬进了新居，梅颖去祝贺，看见人家装修得亮亮堂堂，舒舒服服，足有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大房子真有点眼热。晚上回到家，梅颖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唠叨丈夫：“看你，干了快三十年了，屁也没挣下，人家年纪轻轻的早都住进了大房子，咱们还挤在这个小破屋里。再说孩子念了大学，又处对象，咱们拿什么给儿子结婚？”

耿直说：“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得了，看人家干什么？人家有是人家的，咱们不缺吃不少喝，你还有啥不满足的？”

梅颖听见丈夫这迂腐的话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回道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咱不图人前显贵，可也不能太寒酸了呀！你以后就不能活泛点？”

耿直问：“咋活泛？”

梅颖说：“还用我说，你在法院干了这些年啥不懂？”

耿直就生气了：“我懂！你是往我脖子上拴套呢？”

梅颖刚要吵，就听得门笃笃地响。

“谁呀？”梅颖问。

“是耿法官家吗？”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是。”梅颖回答。

“你就说我不在家。”耿直不想在家里会见当事人。

梅颖仿佛没听见耿直的话，径直去开了门。

门外站着朱茹。

“你是？”梅颖疑惑地看着朱茹的脸，同时也注意到了她手中的手提袋。

“我是来找耿法官的。”朱茹笑着说。

“噢，快请进。”梅颖忙不迭把朱茹往屋里让。“老耿，有人找你。”

耿直在屋里生气地骂道：“这个败家娘们儿，我的话她都当了耳旁风。”只得出来与朱茹见了。

朱茹带着一种谄媚的笑，说：“耿法官，早就想来拜访您了，一直找不着您家。”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耿直冷冷地问。

朱茹看见耿直那张毫无表情的马脸，心里就紧张起来，支支吾吾地，“耿法官，我想和您谈谈。”

耿直还是冷冷的脸：“是想谈案子的事吗？你应该去和律师谈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是想求……”

“求什么？你要有理用不着求。”

看来，朱茹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，“那是，那是，耿法官，那我走了。”朱茹讪讪地站起来，拉开手袋的拉链就拿出来五个信封袋。

梅颖看着那信封袋，刹那间眼光就变了，眼睛弯成了月牙状。

“收起来！”耿直一声厉喝，不仅把朱茹吓了一跳，也把梅颖吓了一跳。

朱茹仿佛没听懂，把那五个信封放在小茶几上，“耿法官，我走了。”

牛不喝水强按头。你不要我偏硬给你扔下，我不信你还真地送到检察院去？朱茹一边想，一边往外走。

一股无名火直冲耿直脑门，“你站住！”

朱茹站住，回过头来，可怜巴巴紧张兮兮地看着耿直的脸，“耿法官，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。”

“小意思？大意思是多少？”

朱茹没明白耿直的意思，愣愣地看着耿直，没法接话茬。

“哟，老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你，一边去！”耿直吼了老婆一句。梅颖气得鼻孔哼了一声，一转身去了另一个屋。

“你收起来！”耿直仿佛是下达命令。

朱茹迟疑着没动。此刻她头脑里在琢磨郎世才的话——郎世才教导她说：“不少法官是假正经，你给他钱的时候，他义正词严表示拒绝，这时你要看他的动作。如果他把钱硬往你手里塞并往外推你，这就没门了。如果他光动嘴没动手，你就不要被他的表面现象吓住，你放下钱就走，他不会追出来的，他更不会把那钱给扔了。”

这耿直真的是光动嘴没动手。这是装装样子的，朱茹这样想着，就说：“耿法官，再见。”说着又要走。

“站住！”耿直又大喝一声。

朱茹被吓得一激灵,把刚要迈出的脚步又收回来。

“这钱最好是你自己收起来拿走,要不我明天就送到检察院,你这是行贿,行贿是犯罪的,你懂吗?”

朱茹害怕了,同时心里也感到特委屈,现在不都这么干吗?我怎么就碰上这么个犟牛呢?

“收起来吧。”耿直的语气缓和了许多,他大概看到了朱茹的尴尬,动了恻隐之心。

朱茹几乎要哭出来。

耿直说:“打官司不能走歪门邪道,走歪门邪道的人即或赢了一时赢不了永远,国家的法律是神圣的,我们不能去玷污它,你这样做在玷污法律的同时也污辱了我。”

污辱?多少法官喜欢这样的“污辱”、盼望这样的“污辱”啊!

朱茹望望耿直那张脸,那是一张让人望而生畏的马脸,那是一张代表着尊严或许也是代表着神圣的脸。朱茹从耿直的脸上读出了他不可动摇的意志。

朱茹弯下腰,屈辱地拣起那五个信封,慢慢地揣进兜里。

朱茹走出耿直的家,两行屈辱的泪水流下了两颊,可是这屈辱是她自找的。

朱茹截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郎世才的家,当天晚上那五万元钱就归了郎世才,并且其中的三万元已经到了郎世才的姐姐郎芬的手上。

第四章

星期二，黑水河区法院的小会议室里整整开了一天的审判委员会会议。一天讨论的案件都是被认为案情比较重大的民商案件或刑事案件。其中一项故意杀人案在会上争论了很久，合议庭拟定故意杀人罪，故意杀人罪按理应由上级法院审判，因此在审委会上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意见。一方认为应定为杀人罪，交中院审判，一方认为是过失杀人罪，故意杀人是死罪，而过失杀人罪可以判无期，顶多是死缓。看着双方各持己见，王九最后说：“依现有证据看，定故意杀人罪尚嫌证据不足，此案最好向中院汇报，不可轻率定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慎重点好。”

审委会散会后已是下午四点多钟，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，王九回到院长办公室想看看文件，忽然想起小舅子郎世才求他的事，便打电话告诉史秘书：“你去请耿直来一趟。”

耿直很少到院长办公室，而院长也从未请过他，这让耿直很意外。

“王院长，你找我有事？”耿直进了屋就直截了当地问王九。

王九非常客气地离开办公桌后的老板椅，走到耿直身边拉耿直坐下，“来，咱俩随便聊聊。”

耿直“噢”了一声，没再问什么，坐在沙发上。

王九给耿直沏了一杯茶，“老耿，来，喝茶。这是朋友刚送给我的大红袍，真假我也不懂，你品品看。”

耿直毕竟是个直性子，凭直觉王院长找来他必定有事，而绝不仅仅是让他品什么大红袍。

果然，王院长开口了，“老耿，最近在办什么案子？”

“是一件拆迁回迁纠纷。”

“噢。原告是不是叫朱茹的？”

耿直有点意外，但还是实实在在地说：“是。”

王九沉吟了片刻问：“这个案子复杂吗？”

耿直：“不复杂，属于一方违约。”

王九笑笑：“老耿，是这么回事，市委一个领导来过电话，说朱茹是他的亲戚，你看能不能照顾一下？”

耿直瞅瞅王院长，说：“王院长，我这人你了解，颠倒黑白的事我做不来。我把案情先给您汇报一下。”耿直有点口渴，端起茶碗咽了一口，才又说：“原告朱茹是回迁户，开发商也答应说让她回迁，双方为此签了回迁合同。旧房回迁新楼按成本价找差

价，朱茹应找开发商二十万元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开工前一次付清，但直到开工半年后朱茹一分未交，因为双方在合同中还有约定，乙方如不按时交款，甲方有权对外出售。开发商催促了多次，朱茹就是不交，这都有证据，等到楼竣工时，朱茹想交钱，开发商说楼已经卖了。事实很清楚，不好照顾哇！”

王九了解耿直的性格，知道多说也无益，就笑笑，“既然如此，你就依法办事，咱们也别管什么市领导不领导了。”

耿直很感激院长对他的信任和支持。

第二天，耿直把朱茹的卷又看了一遍，填好了开庭传票，叫上庭里的小李就要出门去给双方当事人送达，刚走到门口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小李忙过去接，话筒中传出政工科刘科长的声音：“老耿在不在？”

小李把电话递给耿直，“是找你的。”小李说。

耿直接过话筒还有点纳闷，政工科找我干什么？

“老耿啊，我是老刘，你到政工科来一趟。”

“有事吗？我正要去送传票。”

“你先过来再说。”

耿直只好回头对小李说：“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一趟政工科，去去就来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传票送出去。”

耿直进了政工科，刘科长笑眯眯地让座。

“我正忙着，也不坐了，刘科长，你有事抓紧说。”

刘科长干咳了两下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区党校明天办党政干部反腐倡廉学习班，给咱院里两个名额，学习时间是一个月，经过党组研究，有你一个，你把手头的案卷向庭里交代一下，明天就去党校报到。”

耿直一听就明白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反驳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他本想分辨几句或干脆说我不去。但他忍了，既然是党组的决定，作为一名党员有权力违抗吗？

耿直走出政工科的时候，心中骤升一股不平之气，他想应该去找王院长，王院长是理解他的。

耿直就去了王院长办公室，敲了敲门，里边传出王九的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耿直进了屋，压着火气，问：“王院长，为什么叫我去参加党校的反腐倡廉学习班？”

王九放下手中的文件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哦，是这事。昨天政工科向党组汇报说是组织部下了文，咱院有两名干部应参加这个学习班，政工科说去外边参加学习是排队轮的，正轮到你这，我没有理由反对，就由他们安排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耿直再直也明白了，就没再说一句话，默默地离开了院长的办公室。

耿直走出院长办公室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他在刹那间就意识到，又将有一个冤案在不久的将来要发生了，他也弄不清这声长叹是为自己还是为法律。